



尚書

正本

九十

□ 12
3334
5



12
3334
5



尚書卷第九

洛誥第十五

周書

孔氏傳

正二位清原宣條

校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經營成周。使來告卜。

召公先相宅卜之。周

公自後至。經營作之。遣使以所卜吉兆。逆告成王。

作洛誥。洛誥。

既成洛邑。將致政成王。告

以居洛之義。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周公盡禮致敬言我復還

明君之政於子。子成王。年二十成人。故必歸政而退老。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

命。如往也。言王往日幼少。不敢及知天始命周家安定天下之命。故已攝。

予乃胤保。大

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我乃繼文武安天下之道。大相洛邑。其始為民明君之治。

及知一
木作及

尚書

卷九

正本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致政在冬本其春來至洛衆說始卜定都之意我卜

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澗水西惟洛食。我使人河北黎水

上不吉又卜澗澗之間南近洛吉今河南城也卜必先墨畫龜然後灼之兆順食墨我又卜澗

水東亦惟洛食。佯來以圖及獻卜。今洛陽也將定下都遷殷頑民故并

卜之遣使以所卜地圖及獻所卜吉兆來告成王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

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成王尊敬周公答其拜手稽首而受其言

述而美之言公不敢不敬天之美公既定宅佯來來視

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言公前已定宅遣使來來視我以所卜之美常吉之

居我與公共正其美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公其當用我萬億年敬天

公下求
喜增毫
晉本並
作來

之美十千為萬十拜手稽首誨言。成王盡禮致敬於周公求教誨之言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言王當始舉殷家祭

祀以禮典祀於新邑皆次秩不在禮文者而祀之予齊百工佯從王于周子

惟曰庶有事。我整齊百官使從王於周行其禮典我惟曰庶幾有善政事今王即

命日記功宗以功作元祀。今王就行王命於洛邑曰當記人之功尊人亦當用

功大小為序有大功則列大祀謂功施於民者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

載乃汝其悉自教工。惟天命我周邦汝受天命厚矣當輔大天命視群臣有功者記

載之乃汝新即政其當盡自教衆官躬化之孺子其朋孺子其朋慎其往

少子慎其朋黨少子慎其朋黨戒其自今已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

其絕言朋黨敗俗所宜禁絕無令若火始然談談尚

以初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其順常道及

所為惟用在往新邑倅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

裕汝永有辭往行政化於新邑當使臣下各嚮就有

辭於後世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已乎汝惟童子嗣

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

物惟曰不享奉上謂之享言汝為王其當敬識百君

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

惟事其爽侮言人君惟不役志於奉上則凡人化之

侮慢不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棗民彝

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厚次叙汝正父之道

獲乃時惟不永哉汝乃是不勉為政汝是惟不

無遠用戾汝往居新邑敬行教化哉如此我其退老

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成王順周公意

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言

當留舉大明德用我小子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

褒揚文武之業而奉順天

子不可公之

我民無遠用

來言皆來

公當明安我童

子不可公之

師又當奉當天命以和常 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

無文厚尊大禮舉秩大祀皆次秩無禮 惟公德明光

于上下勤施于四方言公明德光於天地勤政施於四海萬邦四夷服仰公德而化

之有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四方有來為敬敬之道以迎太平之

政不迷惑於文武予冲子夙夜恭祀言政化由公而

起夜寐慎其祭祀而已無所能 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公之功

已厚矣天下無不順而是公之功 王曰公子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

公後我小子退坐之後便就君於 四方迪亂未定于

宗禮亦未克救公功言四方雖道治猶未定於尊禮禮未彰是亦未能撫順公之大

禮未彰

功明不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公留教道將助我其

政事衆官委任之言 誕保文武受民亂為四輔大安文武所受

四維之輔明當依倚公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留

定我我從公言往至洛邑已矣公無困哉我惟無斁

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公必留勿太以困我

下事公勿太以廢法則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

承保乃文祖受命民拜而後言許成王留言王命我

命之民是所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於武王大使

以不得太我恭奉其道敘 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少子

留勿明本作無

毛亨
毛萇
毛萇
毛萇
毛亨

以來相宅於洛邑其大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言
 厚行典常於殷賢人治理天下新其政化為四方之新君曰其自時中又
 為周家見恭敬之玉後世所推先也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
 曰其當用是土中為治使萬國皆被美德如此惟王乃有
 功成子曰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
 先我且以衆卿大夫於御治事之臣厚率行先考朕先
 王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信者之所推先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俾來咨殷乃命寧我所成明子
 昭子刑乃單文祖德俾來咨殷乃命寧法乃盡文祖
 之德謂典禮也所以居土中是文武使已來慎教殷民乃見命而安之
 予以柜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
 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以黑以美享既告而致政
 成王留之本說之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言

見天下太平則潔告文武不經宿

惠篤敘無有邁自疾萬年厭于乃

德殷乃引考

汝為政當順典常厚行之使有次序無

汝德殷乃

王佾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王

殷民上下相承有次序則萬年之道民

戊辰王在新

邑成王既受周公誥遂就居

洛邑以十二月戊辰晦到烝祭歲文王駢牛一武

王駢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

之仲夏

自
春
告

始於新邑烝祭故曰烝祭歲古者褒德賞功必於祭
 日示不專也特加文武各一牛告曰尊周公立其後
 侯為魯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裸王賓異周公殺牲
 至其廟親告也太

室清廟裸鬯告神

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

使史逸誥

伯禽封命之書皆同在。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
祭。且周公拜前。魯公拜後。言周公攝政。盡此十二月。大安文
文武受命。惟七年。武受命之事。惟七年。天下太平。自
戊辰以下。史所終述。

多士第十六

周書

孔氏傳

成周既成。洛陽下都遷殷頑民。殷大夫士心不則德義之

周公以王命誥。稱成王命作多士。多士。所告者即衆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周公致政明

新邑洛用王命王若曰。爾殷遺多士。順其事稱以告

告商王之衆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稱天以愍下言愍道至

喪亡。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言我有周受天佑助致

王罰。勅殷命。終于帝。天命周致王者之誅罰肆爾多

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天佑我故汝衆士臣服我弋

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天不與

治者故輔佐我我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

畏。惟天不與紂惟我周家下民秉我聞曰。上帝引逸。

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言上天欲民長逸樂有夏

至戒以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天下至戒

夏不背棄桀不能用天戒大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

元命降致罰。惟是榮惡有辭故天無所念聞言乃命

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天命湯夏代夏用其賢人治四方自

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自帝乙以上無不顯用有德憂念齊敬奉

其祭祀言能保宗廟社稷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

帝。罔不配天其澤。湯既革夏亦惟天大立安治於殷殷家諸王皆能憂念祭祀無敢失

天道者故無不配天布其德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

聽念于先王勤家。後嗣王紂大無明於天道行昏虐且忽之況曰其有聽念先祖勤

勞國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言紂大過其過無顧於天無能

明人為敬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是紂惡天暴亂甚

若此大喪亡之誅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

非有辭于罰。惟天不與不明其德者故凡四方小大國喪滅無非有辭於天所罰言皆有聞

亂之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周

文武也大神奉天有命曰。割殷告勅于帝。天有命命事言明德恤祀

命告正於天謂既克紂柴於牧野告天不頓兵傷士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

我適。言天下事已之我周矣不貳之他予其曰。惟爾

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我其曰惟汝大無法度謂紂無道我不先動誅汝亂

從汝邑起予亦念天。卽于殷大戾肆。不正。我亦念天言自召禍

罪而加誅者故以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

西爾以道告汝眾士我惟汝未達德義是以徙居西汝於洛邑教誨汝非我一人奉

德不康寧時惟天命我徙汝非我天子奉德不能使民安之是惟天命宜然無

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汝無違命我亦不敢有後誅汝無怨我惟爾知

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言汝所親知殷先世有冊書典籍說殷改

夏王命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也今

之意汝又曰夏之眾士蹈道者大在殷予一人惟聽用德王庭有服職在百官言見任用

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言我周亦法殷家惟聽用有德故我敢求汝於天邑商將

之任用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惟我循殷故事憐愍汝故

徒教汝非我罪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咎是惟天命

國民命昔我來從奄謂先誅三監後伐奄淮夷民命謂君也大下汝民命謂誅四國君我乃

明致天罰移爾遐逝比事臣我宗多遜四國君叛逆所以明致天罰今移徙汝於洛邑使汝王曰告爾殷

遠於惡俗比近臣我宗周多為順道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

多士所以徙汝是我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實今我

申戒之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此

洛邑以待四方無有遠近無所實外爾乃尚有爾士爾乃尚

非但待四方亦惟汝眾士所當服行奔走臣我多為順事爾乃尚有爾士爾乃尚

寧幹止汝多為順事乃庶幾還有汝本土乃庶幾安汝故事止居以反所生誘之爾克敬

天惟界矜爾汝能敬行順事則為天所與為天所憐爾不克敬爾不啻

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汝不能敬順其罰，深重不但不得還。

本土而已，我亦致天罰於汝身，言刑殺。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

有幹，有年于茲洛。今汝惟是敬順居，汝邑繼汝所當居，為則汝其有安事，有豐年於此。

洛邑言由洛修善，得還本土，有幹有年。爾小子，乃興從爾遷。汝能敬則子孫乃起。

從汝化而遷善。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言汝眾士當是我，勿非我。

也。我乃有教誨之言，則汝所當居行。

無逸第十七

周書

孔氏傳

周公作無逸。中人之性好逸，豫故戒以無逸。無逸。成王即位，恐其逸豫，故以所戒名篇。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歎美君子之道，所在念德，其無逸。豫君子且猶

然況王者乎。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稼穡農夫

之艱難，事先知之，乃謀逸。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

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視小人不孝者，其父母躬勤艱難，而子乃不知其勞。

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小

之子，既不知父母之勞，乃為逸豫遊戲，乃叛諺不恭已欺誕，父母不欺則輕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所

聞。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太戊也，殷家中世尊其德。

故稱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言太戊嚴恪恭敬，畏天命用法度。治民祗

懼，不敢荒寧。為政敬身畏懼，不敢荒怠自安。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

五年。以敬畏之故，得壽考之福。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

武丁其父小乙使之久居民間勞是稼穡與小人出入同事

作其即位乃或亮陰

三年不言

武丁起其即位王位則小乙死乃有信默三年不言言孝行著

其惟不言

言乃雍不敢荒寧

在喪則其惟不言喪畢發言則天和亦法中宗不敢荒怠自安

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

善謀殷國至于小大之政人無是有怨者

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高宗為政小大無怨故亦享國永年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

湯孫大甲為王不義久為小人行伊尹放

桐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

鰥寡

在桐三年思集用光起就王位於是知小人之所依依仁政故能安順於眾民不敢侮慢憚獨

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太甲亦以知小人之依故得久年此以德優矣

一本家下有亦字

一本無者字

立年多少為先後故祖甲自時厥後立王庄則逸

在下殷家祖其功故稱祖三王各承其後而立者生則逸豫無度

庄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

之子同其敝

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

過樂謂之耽惟樂之從言荒淫

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

以耽樂之故從是其後亦無有能壽考者或十年

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高者十年下者三年年言逸樂之損壽周

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

太王周公曾祖

王季即祖言皆能以義自抑畏

文王畀服即康功田

敬天命將說文王故本其父祖

徽柔懿恭懷保

功文王節儉畀其衣服以就稼穡之艱難

小民惠鮮鰥寡故民安之又加惠鮮乏鰥寡之人

自朝至于日中。吳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從朝至日。不暇食。

思慮政事。用皆和萬民。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

文王不敢樂於遊逸。田獵以衆國所取法。則當以正道供待之故。

文王受命惟中身。

厥享國五十年。

文王九十七而終。中身卽位。時年四十七。言中身舉全數。

周公曰。

嗚呼。繼自今。嗣王。

繼從今已往。嗣世之玉皆戒之。

則其無淫于觀于

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

所以無敢過於觀遊。逸。豫田獵者。用萬民。

當惟正身。以供待之故。

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

若。時人不則有愆。

無敢自暇曰。惟今日樂後日止。夫耽樂者。乃非所以教民。非所以順

天是人則大有過矣。

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以酒爲

醜言紂心迷政亂。以酒爲德。戒嗣王無如之。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

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

猶古之君臣。雖君明臣良。猶相道告相安順。相教誨。

以義方。

民無或胥譴張爲幻。

譴張誑也。君臣以道相正。故下民無有相欺誑幻惑。

也。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

大。此其不聽中正之君。人乃教之以非法。乃變亂先王之正法。至于小大無不。變亂言已。有以致之。

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以君變亂正法。故民否則其心違怨。否則其口詛祝。

言皆患其上。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

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

言此四人皆蹈厥或

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

其有告之言。小人怨詈汝者。則

大白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其增脩善政。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其有過。則曰我過。百姓有過。在子一人。信如是。怨此厥。則四王不啻不敢含怒。以罪之言。常和悅。

不聽。人乃或譎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此不聽。中正之君。有入誑惑之言。則若時。不永念厥辟。小人怨憾。詈汝。則信受之。

不寬。綽厥心。則如是。信讒者。不長念其為。亂罰無罪。君之道。不寬。緩其心。言含怒。亂罰無罪。

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信讒含怒。罰殺無罪。則天下同怨。讎之叢聚於身。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視此亂罰之禍。以為戒。

尚書卷第九

尚書卷第十

正二位清原宣條 校

君奭第十八

周書

孔氏傳

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周公

作君奭。君奭。尊之曰君奭。各同姓也。周公若曰。君奭。

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

既受。言殷道不至。故天下喪亡於殷。殷已墜。失其王命。我有周道至。已受之。我不敢知。

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棗忱。廢興之跡。亦君所知。言殷家其始。長信於美道。

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言殷紂其所以國也。終墜厥命。

明本君
已作君
也
萬曆毛
晉二本
勤化作
動化

尚書

卷七

五本

以出於不善之鳴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

帝命不敢安于上天之命故不敢不雷弗永遠念天

威越我民罔尤違言君不長遠念天之威而勤惟人

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遇伏前人光在家不

知惟衆人共存在我後嗣子孫若大不能恭承天天

命不易天難謀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天命不易天難

墜失王命不能經久歷遠不可不慎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且繼

王之大業恭奉其明德正在今我小子且言異於餘臣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

施于我冲子我雷非能有改正但欲蹈行先王光又

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無德去之是天不可

王之德謀欲延久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言天不用命釋廢

我雷佐成玉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已放桀受

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尹摯佐湯功至在太甲時

則有若保衡太甲繼湯時則有如此伊尹為在太戊

太甲之孫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又王家伊

臣扈率伊尹之職使其君不隕祖業故至在祖乙時

則有若巫賢祖乙殷家亦祖其功時賢臣在武丁時

則有若甘盤高宗即位甘盤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

功至天
天史記
燕世蒙
詳引此
詳作功
大至矣

尚書

卷七

五本

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言伊尹至甘盤六臣佐其

以安治有殷故殷禮能升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

配天享國久長多歷年所殷禮配天天惟大佑助其王命王人罔不秉德明恤

使商家百姓豐實皆知禮節小臣屏侯甸自湯至武王其王人無不持德立業明

服小臣且憂得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又厥辟猶

入則大臣可知秉德憂臣況臣下得不皆奔走惟此王事惟有德者舉用治其君事故一人有事于四

方若卜筮罔不是孚一人天子也君臣務德故有事

不是而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

威言天壽有平至之君故安治有殷有殷今汝永念

嗣子紂不能平至天滅亡加之威

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今汝長念平至者安治

則有堅固王命其治理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

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在昔上天割制其義重

大命於其身謂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

號叔有若閔天文王庶幾能修政化以和我所有諸

閔氏號國叔字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

文王弟天名來茲迪繇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有五賢臣猶曰其

散泰南宮皆氏宜生顛括皆各凡五臣又曰無能往

佐文王為胥附奔走先後禦侮之任亦惟純佑秉德

五人以此道法教文王以精微之德

下政令於國人言雖聖人亦須良佐

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

文王亦如殷家惟天所大佑文王亦秉德蹈知天威

乃惟是五人

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明文王之德

彰武王惟茲四人尚

迪有祿

文王沒武王立惟此四人庶幾輔相武王蹈有天祿號叔先死故曰四人

後暨武

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

皆殺其敵謂誅紂

惟茲四

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惟此四人明武王之德使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今在予小子且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

未在位誕無我責

我新還政今任重在我小子且不

奭其共濟渡成玉同於未位即政時汝大無非責我雷

收囿勛不及者造德不

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今與汝雷輔成玉

及道義者立此化而老成德不降意為之我公曰鳴

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

能立功至天故其當視於此我周受命無窮惟美亦大惟艱難不可輕忽謂之易治告君乃猷

裕我不以後人迷

告君汝謀寬饒之道我雷與汝公

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

前人文武布其

汝民立中正矣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

汝民立中正矣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誠信行此大命而已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德為之子孫無忝厥公曰君告汝朕允

祖大承無窮之憂公曰君告汝朕允

爽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其官而名之勅

於殷喪亡大否言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

惟曰。襄我二人。以殷喪大故當念我天德可畏言命

無常我不信惟若此誥我惟曰當因我文武之

道而行之。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

二人弗戡。言汝行事動當有所合哉發言常在是文

武則天美周家日益至矣惟是文武不勝受言

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其汝

能敬行德明。我賢人在禮讓。則鳴呼篤。裴時二人。我式克

至于今日休。言我厚輔是文武之道而行我咸成文

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今我周家皆

成文王功于不懈怠。則德教大覆。冒海隅。曰公曰。君子不惠若茲

所出之地。無不循化而使之。公曰。君子不惠若茲

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我不順若此多誥而已欲

使汝念躬行之閔勉也我惟用勉於天。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

初。惟其終。惟汝所知民德亦無不能其初鮮能有祗

若茲往敬用治。當敬順我此言自今蔡仲之命第十九 周書 孔氏傳

蔡叔既沒。以罪放王命蔡仲。踐諸侯位。成王也父卒

及作蔡仲之命。冊書蔡仲之命。蔡國名仲字惟周公

位冢宰。正百工。百官總已以聽冢群叔流言。乃致辟

宰謂武王崩時尚書 卷一 五 五

衆人明
本作蔡

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致法謂誅殺囚謂制其出入郭

隣中國之外地名從車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罪輕

故退為衆人三年之後乃齒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

為卿士。蔡仲能用敬德稱其賢也明王之法誅父叔

卒乃命諸王。邦之蔡。叔之所封圻內之蔡仲之所封

取其名以名新王若曰。小子胡。言小子明當受教訓

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言汝循祖之德改父之

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以汝率德改行

為諸侯於東土往就汝所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

一本無
惡字

孝。汝當庶幾修德掩蓋前人之過爾乃邁迹自身。克

勤無怠。以垂憲乃後。汝乃行善述用汝身使可蹤迹

子孫世世稱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

命。言當循文武之常教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

常。惟惠之懷。天之於人無有親疎惟有德者則輔佐

之。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善為人為

各有百端未必正同而治爾其戒哉。慎厥初。惟厥終。

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汝其戒治亂之機哉

念其終則終懋乃攸績。睦乃四隣。以蕃王室。以和兄

用不困窮

輔佐明
本作輔

弟。勉汝所立之功。親汝四鄰之國。以蕃康濟小民。率

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汝為政當安小民之居。成小

為小聰明。作異辨。以變亂舊典文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

一人汝嘉。詳審汝視聽。非禮義。勿視聽。無以邪巧之

矣。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歎而勉之

小子胡。汝往之國。哉。無廢棄我成王東伐淮夷。遂踐

奄。成王即政。淮夷奄國。又叛。王親征作成王政。為平

從奄之。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已滅奄。而徙

政令亡。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言將徙

之惡者。於蒲姑。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言將徙

之君於蒲姑。告召公使

多方第二十

周書

孔氏傳

成王歸自奄。伐奄在宗周。誥庶邦。誥以作多方。多方。

衆方。天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歸政

下諸侯親征奄。滅其國。五月還至鎬京。周公曰。王若曰。猷告

爾四國多方。周公以王命。順大道。告四惟爾殷侯尹

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殷之諸侯。正民者。我大

下無不知。紂暴虐以取亡。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帝降

格于夏。大惟為王。謀天之命。不長敬。念于祭祀。謂有

夏桀。惟天下至戒於夏。以謹告之。謂災異

大下明
本作大
降

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有夏桀不畏天戒而大其逸。豫不肯憂言於民。無憂

民之。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言桀乃大為過昏之行。不

能終日。勸乃爾攸聞。言桀之惡。乃汝所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

于民之麗。桀其謀天之命。不能開於民。乃大降罰。崇

亂有夏。因甲于內亂。桀乃大下罰於民。重亂有夏。言

於二亂之內。言昏甚。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

言桀不能善奉於人。衆無大。亦惟有夏之民叨愆。日

欽劓割夏邑。桀洪舒於民。故亦惟有夏之民。貪叨忿

邑。者謂。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天惟

惡故更求民主以代之。天下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

命。湯刑絕有夏。惟天不與桀亦已大。乃以惟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

多享。天所以不與桀以其乃惟用汝多方之義民為臣。而不能長久多享國。故惟夏之恭

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惟桀之所謂恭人。衆士大

所任。任。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桀之衆

與惟暴虐於民。至於百端。所為言虐。乃惟成湯克以

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乃惟成湯能用汝衆方之慎

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湯慎其施政於民。民乃勸善

清。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言自湯至

其於人。雖刑亦用勸善。言政刑

于帝乙皆

能成其王道。畏慎輔相，無不明。要囚殄戮多罪，亦克

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帝乙已上，要察囚情，絕戮衆罪，亦能用勸善，開放無

罪之人，必無枉。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

命。今至于汝君，謂紂不能用汝衆，亦能用勸善。嗚呼！王若曰：誥告爾

多方，非天庸釋有夏。歎而順其事，以告汝衆，非天用釋棄桀，桀縱惡自棄，故誅放

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

胥有辭。非天用棄有殷，乃惟汝君紂用汝衆，亦大爲過惡者，共謀天之命，惡事盡有辭說，布在天

下，故見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

誅滅。更說桀也，言桀謀其政不成于享，故天下是喪心以禍之，使天下有國聖人代之，言有國明皇

天無親，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後王紂逸，豫其過，佑有德，乃惟爾商後王，逸言縱恣無度。圖

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紂謀其政不絜，進于善，故天惟下是喪，亡謂誅滅。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惟聖人無念於善，則爲狂人，惟狂人能念

於善，則爲聖人，言桀紂非實狂，愚以不念善，故滅亡。天惟五年，須臾之子孫，誕

作民主，罔可念聽。天以湯故，五年須臾，湯之子孫，冀其改悔，而紂大爲民主，肆行無道，

事無可念，言無可聽。武王服喪三年，還師二年，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

厥顧天。天惟求汝衆方之賢者，大動紂以威，開其能顧天，可以代者。惟爾多方，罔

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惟汝衆方之中，無堪顧天之道者，惟我周王善

奉於衆，言以克堪用德，惟典神天。言周文武能堪用仁政，得人心，德惟可以主神天。

代殷明
本作伐
殷

之祀任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天以

德之故。惟用教我。用美道。代殷大與。今我曷敢多誥。

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今我何敢多誥。汝而已。我惟

商奄。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汝何不以誠信。行寬

其戒。四國。爾曷不夾介。又我周王享天之命。夾近也。

近大見治於我周王。以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

不惠王。熙天之命。今汝殷之諸侯皆尚得居。汝常居

從王政。廣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汝所蹈行

汝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汝乃不

天命是汝乃。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汝未愛我周

盡播棄天命。汝乃自為不常。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

之。我惟汝如是不謀信于正道。故其教告之。謂訊。至

于再。至于三。再謂三監。淮夷叛時。三謂成王。乃有不

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我教告戰要囚。汝已

我命我乃大下誅汝。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

自速辜。非我有周執德。不安寧。自誅。王曰。嗚呼。猷告

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王歎而以道告汝。今爾奔走。

臣我監五祀。監謂成周之監。此指謂所遷頑民。殷象

殷象
本作
衆多
之監
明
本作
三

得還
本在是

尚書

卷十

五

則得還。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於惟有相長事

小大衆正官之人。汝無不能用法。欲其皆用法。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

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小人多正。自

方多士當和之哉。汝親近室家不睦。汝亦當和之哉。汝邑中能明是汝惟能勤汝職事。爾尚不

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汝庶幾不自忌入於

在汝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

田。汝能使我閱具于汝邑。而以汝所謀爲天。則汝乃

善得反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汝能修

邑里與汝憐汝。我有周。惟其大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

大賜汝言受多福之祿

在大僚。非但受憐賜。又乃蹈大道在王庭。主曰。嗚呼

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

不享。王歎而言曰。衆士汝不能勸信我命。汝亦則惟不能享天祚矣。凡民亦惟曰。不享於汝祚矣。

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

則致天之罰。維逖爾土。若爾乃爲逸豫頗僻。大棄王命。則惟汝衆方取天之威。我

則致行天罰。離遠汝土。將遠徙之。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

我不惟多誥。汝而已。我惟敬告汝吉凶之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

則無我怨。又誥汝。是惟汝初不能敬于和道。故誅汝。汝無怨我。解所以再三加誅之意。

立政第二十一 周書 孔氏傳

立政第二十一 周書 孔氏傳

周公作立政

周公既致政成王恐其怠忽故以君臣立政為戒

立政

言用臣當共立

政故以名篇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

順古道盡禮致

本曰左之有章

敬告成王言嗣天子今己為王矣不可不慎

用咸戒于王曰左右常伯常

任準人綴衣虎賁

周公用王所立政之事皆戒於王曰常所長事常所委任謂三公六卿準人平法謂士官綴衣掌衣服虎賁

以武力事王皆左右近臣宜得其人

周公曰嗚呼

休茲知恤鮮哉

歎此五者立政之本知憂得其人者少

古之人迪惟有

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

古之人道惟有夏禹之時乃有卿大夫室家大

強猶乃招呼賢俊與共尊事上天

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

禹之臣蹈知誠信於

九德之行謂賢智大臣九德臯陶所謀者

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

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

知九德之臣乃敢告教其

君以立政君矣亦猶王矣宅居也居汝事六卿掌事者牧牧民九州之伯居內外之官及平法者皆得其

人則此惟君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入茲乃三宅無義民

謀所面見之事無疑則能用大順德乃能居賢人于象官若此則乃能三居無義民大罪宥之四裔次九

州之外次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中國之外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惟乃不為其先王之法往所委任是惟暴德之人故絕世無後亦越成湯陟丕釐上

帝之耿命

桀之昏亂亦於成湯之道得乃用三有宅

克卽宅曰三有俊克卽俊

湯乃用三有居惡人之法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

能用剛柔正直三德之俊能就其俊事言明德

所以能嚴威惟可大法象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

在四方用丕式見德湯在商邑用三宅三俊之道和其邑其在四方用是大法見其

聖德言嗚呼其在受德言警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

邦受德紂字帝乙愛焉為作善字而反大惡自強惟進用刑與暴德之人同于其國並為威虐

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乃惟眾習為過德之人同于其政言不任賢

帝欽罰之乃侔我有夏式商受命奄旬萬姓天以紂惡故敬

罰之乃使我周家王有萃夏得用商所亦越文王武

受天命同治萬姓言皇天無親佑有德

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紂之不善亦於文

知三有居惡人之心灼武之道大行以能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言文

然見三有賢俊之心武知

三宅三俊故能以敬事上天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二

事文武亦法禹湯以立政常任準虎賁綬衣趣馬小

尹趣馬掌馬之官言此三者左右攜僕百司庶府雖左

司右攜持器物之僕及百官有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

司小臣猶皆慎擇其人況大都邑之小長以道藝大

史尹伯庶常吉士太史下大夫及眾掌常事之善士皆

得其司徒司馬司空亞旅此有三卿及次卿眾大夫

武之初以夷微廬丞三毫阪尹蠻夷微廬之眾帥及

所為之立監及阪毫人之歸文王者三

地之尹長皆用賢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

作持屬
下句

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惟其能居心遠惡舉善乃能立此常事司牧人用能俊有

者。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文

無所兼知於毀譽衆言及衆刑獄衆所當慎之是訓事惟慎擇有司牧夫而已勞于求才逸於任賢

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是萬民順法用違法衆獄衆慎之事

文王一無敢自知於此委任賢能而已亦越武王率惟救功不敢替厥

義德。亦於武王循惟文王撫安天下率惟謀從容德之功不敢廢其義德奉遵父道

以並受此丕丕基。武王循惟謀從文王寬容之德故君臣以並受此大大之基業傳之

嗚呼孺子王矣。歎稚子今以為王矣不繼自今我可不勤法祖考之德

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

所當明

今以明

用今一
本自
今
心力明
本其
力

繼用今已往我其立政大臣立事小臣及準人牧夫

我其能灼然知其順者則大乃使治之言知臣下之

勤勞然後莫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

之。能治我所受天民和平我衆獄衆慎之事如是則勿有以代之言不可復變自一話一

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又我受民。言政當用一善善在二言而已

欲其口無擇言如此我則終惟有成德之美以治我所受之民嗚呼予且己受人之

徽言咸告孺子王矣。歎所賢聖說禹湯之美言皆以告稚子王矣繼自今

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又之。文子文孫文王

之子孫從今以往惟以正是之道治衆獄衆慎其勿誤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

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

又言用古商湯亦於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用賢人國之法能居之於心能用陳之此乃使天下治

則固有立政用儉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商周賢聖

之國則無有立政用儉利之人者儉人繼自今立政

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用勩相我國家立政之臣惟以吉士用勉

治我國家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告文王之子孫言稚子以即政為王矣所以厚

戒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獨言眾獄有司欲其重刑慎官人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其當能治汝戎服兵器威懷並設以升禹治水

之舊方行天下至海表罔有不服方四海表蠻夷戎狄無有不服化

者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力能使四夷賓服所以見祖

以吉士一本作其吉士以即明本作已即

之光明揚父之大業鳴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其能用賢才為常人不可用天官有所私

周公若曰太史順其事并告太史司寇

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忿生為武王司寇封蘇國能用法敬汝所

用之獄以長施行於我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此國言主獄當求蘇公之比

有所慎行必以其列用中罰不輕不重蘇公所行太史掌六典有廢置官人之制故告之

尚書卷第十終



尚書卷十



啓...
 啓...
 啓...
 啓...
 啓...
 啓...
 啓...
 啓...
 啓...
 啓...
 啓...
 啓...
 啓...

尚

正

